

现代汉语补充式复合词中羡余现象的认知解释

罗 姝

摘 要：现代汉语补充式复合词羡余现象的语义结构分为三种类型：动语素+结果动语素、动语素+结果形容语素、动语素+趋向动语素。这一现象的形成有着深刻的认知基础：人类认知上的完形感知能力是补充式复合词羡余现象产生的基础，认知上的“图形——背景”模式是补充式复合词羡余现象产生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羡余现象；补充式复合词；完形感知；“图形——背景”模式

作者简介：罗姝，女，讲师，博士后。（上海财经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200083）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2）05-0107-06

羡余现象（Redundancy）是指在信息传递中一个语言结构体存在不必出现的语义信息，是一种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不一致的语言现象。上古汉语以单音节为主，羡余现象并不常见，但是随着汉语逐渐由单音节词为主演化成以双音节词为主，相当多的复合词中都含有羡余现象。这些羡余现象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约定俗成的，但是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的形成和运用是以人的认知经验和认知能力为基础的，这也正是我们运用认知语言学阐释羡余现象的理论依据。本文以现代汉语补充式复合词中的羡余现象为研究对象，从认知语言学方面做些探讨，以期有助于揭示和解释这一语言现象的基本规律。

一、现代汉语补充式复合词中羡余现象的语义类型

补充式复合词的语素之间是补充说明关系，经常是用后面的语素补充说明前一语素，在整个词义的构成上，以前一个语素义为主。当前一个语素义中包含后一个补充语素义的内容时，后一个语素义对于整个词语意义的表达就是羡余的。这些羡余信息往往比较隐蔽，需要分析才能观察到。根据补充语素的性质和语义角色，我们将含有羡余现象的现代汉语补充式复合词分为三类。

（一）动语素+表示结果的动语素

这一类含有羡余信息的补充式复合词由两个语素组成，前一个语素表示动作，后一个语素对动作产生的结果进行说明。而前一个语素的动作义中已经包含了后一个语素所表示的结果义，整个词义也通过前一个语素义已经表达出来，所以后一个语素相对于整个词义的表达是羡余的。这一类词在现代汉语中有：

瞅见 看见 窥见 瞥见 瞧见 碰见 听见 想见 遇见 撞见 达到 得到
遇到 敞开 打开 分开 离开 撇开 展开 绽开 逃走 退走 达成 组成
以表示结果的动语素“开”组成的补充式复合词为例：

开：本义为把门打开。《说文·門部》：“开，张也。”后由专门的指称扩展到表示合拢、关闭事物的张开，由此引申出分离义。

敞开：敞，《说文·支部》：“敞，平治高土，可以远望也。”后由个体域到普遍域表示张开。如清蒲松龄《聊斋志异·采薇翁》：“敞衣露腹。”由此可见，语素“敞”的语义中含有语素“开”的张开义，而“敞”、“开”组合成动词后，仍然表示张开、打开，“敞开”的语义与语素“敞”的语义相同。

打开：打，《说文》无打字，《说文新附》：“打，击也。”“打”本义为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引申为揭开、凿开、拉开等义。语素“打”的语义中含有语素“开”的张开义，而“打”、“开”组合成动词后，仍然表示揭开、拉开、解开等义，“打开”的语义与语素“打”的语义相同。

分开：分，《说文·八部》：“分，别也”。“分”本义为分开，与“合”相对。又，《左传》文公十六年：“分为二队。”《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见，语素“分”的语义中含有语素“开”的分离义，而语素“分”、“开”组合成动词后，仍然表示人或事物不聚在一起之义，“分开”的语义与语素“分”的语义相同。

离开：“离”有分离、分散、离开之义。如《楚辞》战国屈原《离骚》：“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论语·季氏》：“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在此意义上，语素“离”的语义中含有语素“开”的引申语义“分离”，而“离”、“开”组成动词后，仍然表示跟人、物或地方分开的语义，“离开”的语义与语素“离”的语义相同。

撇开：语素“撇”表示弃置不顾，抛弃。如宋陈德武《沁园春》词：“怎撇下，这两字相思，万里虚名？”《水浒传》三回：“智深虽然酒醉，却认得是长老，撇了棒，向前来打个问讯。”语素“开”可由张开引申为离开，在这一语义表达上，语素“撇”的语义中含有语素“开”的语义。而“撇”、“开”组成动词后，表示丢开不管、弃置不顾之义，“撇开”的语义与语素“撇”的语义相同。

展开：《国语·晋语二》：“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于逆命，今嘉其梦，侈必展。”韦昭注：“展，申也。”又，唐元稹《遣悲怀》：“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故“展”为伸张、张开之义，含有语素“开”的张开义。而语素“展”、“开”组成动词后，表示张开、铺开之义，“展开”的语义与语素“展”的语义相同。

绽开：《说文》无绽字。《礼记·内则》：“衣裳绽裂，纫箴请补缀。”郑《注》：“绽，犹解也。”故绽为裂开之义。又，北周庾信《杏花》：“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唐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五：“绿垂风折笋，红绽两肥梅。”可见，语素“绽”的语义中含有语素“开”的张开义。而“绽”、“开”组合成动词后，表示裂开之义，“绽开”的语义与语素“绽”的语义相同。

从上文用例的分析来看，语素“敞”、“打”、“分”、“离”、“撇”、“展”、“绽”的语义中均含有语素“开”的语义，这些语素组成“敞开”、“打开”、“分开”、“离开”、“撇开”、“展开”、“绽开”等词后，从反映概念的角度来看，整个词义的表达只需前一个语素“敞”、“打”、“分”、“离”、“撇”、“展”、“绽”等，所以“张开”、“分离”这样的语义再以语素“开”的语言形式出现时，“敞开”、“打开”、“分开”、“离开”、“撇开”、“展开”、“绽开”等词的语义表达就构成赘余。

（二）动语素 + 表示结果的形容语素

这一类含有赘余信息的补充式复合词的前一个语素表示动作，后一个语素通过对状态、性质的描写对前一个语素所表示的动作产生的结果进行说明。而前一个语素的语义中已经包含了后一个语素所表示的结果，整个词义也通过前一个语素义已经表达出来，所以后一个语素相对于整个词义的表达是赘余的。这一类词在现代汉语中有：

挨近 逼近 接近 靠近 迫近 贴近 放大 夸大 扩大 膨大 张大
 标明 查明 表明 阐明 声明 说明 贬低 减低 降低 缩短 缩小
 改正 更正 矫正 纠正 拔高 提高 抓紧 放松 延长 减少

以表示结果的形容语素“近”组成的补充式复合词为例：

近，《说文·辵部》：“近，附也。”桂馥《义证》：“附也者，当为駢。本书‘駢，近也’。俗作附。”又，《墨子·经说下》：“行者必先近而后远。”《韩非子·说林上》：“远水不救近火也。”《国语·楚语下》：“远不过三月，近不过浹日。”故“近”与“远”相对，指空间或时间距离短。

挨近：挨，靠着，后起义。宋王禹偁《新秋即事》诗：“石挨苦竹旁抽筍，雨打戎葵卧放花。”语素“挨”的语义中就含有语素“近”的使空间或时间距离变短的语义，语素“挨”、“近”组合成动词后，表示靠近，“挨近”的语义只通过语素“挨”就可以表达。

逼近：逼，《说文新附》：“逼，近也。”又，《尉繚子·攻权》：“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唐陈子昂《渡峡口山》诗：“远望多众容，逼之无异色。”故语素“逼”为“靠近”之义，含有语素“近”的使空间或时间距离变短的语义，而语素“逼”、“近”组合成动词后，仍然表示“靠近”义，与语素“逼”的语义相同。

接近：接，《说文·手部》：“接，交也。”故“接”有交接、接触之义。《孟子·梁惠王上》：“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又，《仪礼·聘礼》：“公揖入，主于中庭，宾立接西塾。”郑玄注：“接，犹近也。”故“接”又引申出使空间或时间距离变短之义，由此可见，语素“接”的语义中含有语素“近”的语义，二者组合成动词后，仍然表示“靠近”义，与语素“接”的语义相同。

靠近：靠，《说文·非部》：“靠，相违也。”段玉裁注：“今俗谓相依曰靠，古人谓相背曰靠，其义一也。”又，唐曹松《宿溪僧院》：“煎茶留静者，靠月坐苍山。”《宣和遗事前集》：“是那靠午时分，押往市曹。”故“靠”为接近、靠近之义，含有语素“近”的使空间或时间距离变短的语义，而“靠”、“近”组合成动词后，表示使彼此间的距离缩小，与语素“靠”的语义相同。

迫近：迫，《说文·辵部》：“迫，近也。”又，《楚辞》战国屈原《离骚》：“吾令义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迫，附也。…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汉司马迁《报任安书》：“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故“迫”为逼近、靠近之义，含有语素“近”的使空间或时间距离变短的语义，二者组合成动词后，表示逼近、接近之义，与语素“迫”的语义相同。

贴近：贴，唐杜甫《燕子来舟中作》：“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又，宋邵雍《天津看云代简谢蒋秀才还诗卷》诗：“清洛接天去，寒云贴地飞。”故“贴”为挨近、靠近之义，可见，“贴”含有语素“近”的使空间或时间距离变短的语义，二者组合成动词后，表示挨近、接近，和语素“贴”表达的语义相同。

从上文用例的分析来看，语素“挨”、“逼”、“接”、“靠”、“迫”、“贴”的语义中均含有语素“近”的使空间或时间距离变短的语义，这些语素组成“挨近”、“逼近”、“接近”、“靠近”、“迫近”、“贴近”等词后，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整个词义的表达只需前一个语素“挨”、“逼”、“接”、“靠”、“迫”、“贴”等，所以使空间或时间距离变短的语义再以语素“近”出现时，“挨近”、“逼近”、“接近”、“靠近”、“迫近”、“贴近”等词的语义就构成羡余。

（三）动语素 + 表示趋向的动语素

这一类含有羡余信息的补充式复合词的前一个语素表示动作，后一个语素从动作的趋向对前一个语素所表示的动作所产生的结果进行说明。而前一个语素的语义中已经包含了后一个语素所表示的趋向义，整个词义也可仅通过前一个语素义就表达出来，所以后一个语素表达的趋向义相对于整个词义的表达是羡余的。这一类词在现代汉语中有：

驳回 返回 收回 退回 挽回 折回 崛起 引起 升起 提起 褪去 除去
 超出 发出 付出 支出 析出 抽出 超过 错过 越过 推进 迈进
 以表示趋向的动语素“回”组成的补充式复合词为例:

回:《诗·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于天。”毛传:“回,转也。”故“回”本义为旋转。又,《楚辞·九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这个意义也写作“迴”。《尔雅·释天》:“迴风为飘。”后引申为掉转,《楚辞》战国屈原《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再引申为返回,回归(后起义),唐杜甫《郑驿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诗:“燃脐鄢坞败,握节汉臣回。”可见,“回”的引申义都含有从某一方向转向原来或相反方向的路径。

驳回:驳,《旧唐书·王世充传》:“或有驳难之者,世充利口饰非,辞议锋起。”《宋史·刑法志三》:“许刑部举驳,重行朝典。”故“驳”为驳斥、反驳之义,在指出对方的意见不合事实或没有道理,或说出自己的意见以否定别人的意见时,从方向上来说,都含有先对方→己方,继之有己方→对方这样的路径,所以语素“驳”的语义中含有语素“回”的趋向义,二者组合成动词后,表示不采纳建议,或不允许请求,和语素“驳”的语义相同。

返回:返,《说文·辵部》:“返,还也。”故“返”为还,回归。《孙子兵法·行军》:“粟马肉食,军无悬瓠,不返其舍者,穷寇也。”《韩非子·喻老》:“及公子返晋邦,举兵伐郑。”语素“返”的语义中含有的从某地到原来的地方,正是“回”所表示的趋向义,二者组合成动词后,表示回到原来的地方,和语素“返”表达的语义相同。

收回:收,《说文·攴部》:“收,捕也。”《诗·大雅·瞻卬》:“此宜无罪,女反收之。”《世说新语·言语》:“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故“收”原意为捕获。引申为取自己有权取的东西或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从所属的方向上来看含有从他方向己方转移的语义,故语素“收”含有“回”的趋向义,二者组合成动词后,表示把发出去或借出去的东西、借出去或用出去的钱取回来,或者也可表示撤销、取消意见、命令等,这些语义从根本上来说都和语素“收”的引申语义是相同的。

退回:退,《说文·彳部》:“退,却也。”又,《易·乾》:“进退无恒,非离群也。”《仪礼·乡饮酒礼》:“介西阶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进,北面受爵,复位。”故“退”为向后移动,退回原出发地。从趋向上来看,语素“退”的语义中含有“回”转向原来路径的趋向义,二者组合成动词后,表示返回原来的地方,引申为退还某物,这些语义都与语素“退”的语义相同。

挽回:挽,《说文》作輓,《車部》:“輓,引车也。”段注:“引车曰輓,引申之,凡引皆曰輓。”又,《庄子·天运》:“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尽去而后慊。”《新唐书·安禄山传》:“晚益肥,腹缓及膝,奋两臂若挽牵者乃能行。”故“挽”为拉、牵引之义,引申为扭转,从动作的趋向上分析,“拉”,或“牵引”,或“扭转”的力量都是从对方到己方,含有“回”的趋向义,语素“挽”、“拉”组合成动词后,表示扭转已成的不利局面,或者表示收回之义,这些语义都和语素“挽”的语义相同。

折回:折,《诗·郑风·将仲子》:“无折我树杞。”故“折”本义为折断,由此引申出转变方向、回转之义。语素“折”的语义中含有语素“回”表达的由他方到己方的趋向义,二者组合成动词后,表示回到原来的地方,和语素“折”表达的语义相同。

从上文用例的分析来看,语素“驳”、“返”、“收”、“退”、“挽”、“折”的语义中均含有语素“回”的趋向义,这些语素组成“驳回”、“返回”、“收回”、“退回”、“挽回”、“折回”等词后,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说,整个词义的表达仅通过前一个语素“驳”、“返”、“收”、“退”、“挽”、“折”等

就可以实现,所以表示转向原来或相反方向的语义再以语素“回”表达时,“驳回”、“返回”、“收回”、“退回”、“挽回”、“折回”等词的语义就构成羡余。

二、现代汉语补充式复合词中羡余现象的认知基础

从历时角度看,上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但是随着音节结构简化,单音节词再无法组构音步,促发了汉语向双音节词为主的演变,^[1]这也是补充式复合词羡余现象产生的语音系统方面的内在动因。另一方面,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人们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形式是由自身的体验和认知来决定的,^[2]语言的意义参照我们的认知经验,它与我们的知识系统是在一种共生的状态之中。现代汉语补充式复合词中羡余现象的形成也有着深刻的认知基础。

(一) 人类认知上的完形感知能力是补充式复合词羡余现象产生的基础

事件是人们表达客观现实知识的基本单位,人们对事件的理解来自自身的体验和认知。事件通常是由一个中枢事元以及一个或者多个相关的周边事元组成的语义组合。在一个事件中,谓词处于中枢地位,中枢角色和邻近的周边角色常会呈现共现特征,在对事件进行描述的语言中,体现的是约定俗成的认知意象。含有羡余现象的补充式复合词中的两个语素最早也是单音节词,各自表达独立的、完整的概念,^[3]前一个动语素反映的概念是一个事件的中心,后一个语素反映的概念是该事件相关的周边角色,这些结果义和趋向义是前一个动语素所表示概念的显著特征或重要属性,是事件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体现出认知意象上的常规关系,经过固化,前一个动语素反映的概念与这些周边角色呈共现特征。比如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表示结果义的“开”是“敞”、“打”、“分”、“离”、“撇”、“展”、“绽”等所表示概念的显著特征,表示结果义的“近”是“挨”、“逼”、“接”、“靠”、“迫”、“贴”等所表示概念的显著特征,表示趋向义的“回”是“驳”、“返”、“收”、“退”、“挽”、“折”等所表示概念的显著特征,“开”、“近”、“回”是前一个动作传递的事件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表示的结果义和趋向义与前一个动语素所表示的概念在认知上具有常规关系,易于共现。

而对于人的完形感知(Gestalt)而言,完整性和整体性是其重要特征,人通过完形感知可以将不连贯的点、线等整合为一个整体,对于有缺口的图形也可以在心理上趋合为完整的图形。人在认知域上的常规关系是其把握世界的认知方式,具有惯常性和规约性的事物使人更易于作完型感知。当一个事件的中枢角色动词出现时,人们自然会想到与其具有常规关系的周边概念,而显著特征或者重要特征易于被想到,也最易被完形感知。补充式复合词羡余现象中动语素所反映的概念作为一个事件的中枢角色出现时,相关周边角色中的显著特征最易被完形感知,即在认知上动语素的语义信息本已包含补充语素的语义信息,所以补充语素的语义信息通过语言形式再现时,就会形成羡余现象。因此,人类认知上的完形感知能力是补充式复合词羡余现象产生的基础。

(二) 认知上的“图形——背景”模式是补充式复合词羡余现象产生的根本途径

图形(Figure)是认知域中注意的焦点,是认知域中最显著的部分;背景(Ground)指某个词语的认知域。^[4]据研究,当人们感知两个物体的空间关系时,总是把一个物体当作图形,而把另一个当作背景,在认知过程中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图形,因为图形清晰度高、突显性强,易成为目标和注意的对象。

上述含有羡余现象的补充式复合词的各种基本类型中,动语素所指称的动作为其诸多特征提供了认知框架,这些特征需要以此为参照来确定它的凸显地位。而显著特征或者重要特征最容易引起人的注意,在信息处理中最容易被储存和提取,在认知上,人类正是通过重要特征来认识一个事物或事件的。在这些动语素传递的事件信息中,补充说明的部分是事件中最具典型特征的部分,动作本身成为背景,这些动作的显著特征以动作提供的认知框架为参照确定其凸显地位,而成为图形。从上文的用

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敞”、“挨”、“返”等所表示的概念为其相关的特征提供了认知框架,成为认知域中的背景,表示结果义的“开”、“近”和表示趋向义的“回”分别是它们的显著特征,并以“敞”、“挨”、“返”等的语义信息为背景确定自身的凸显地位,成为图形。在认知域中,“开”、“近”、“回”是注意的焦点。同时,在完形感知的基础上,反映动作“敞”、“挨”、“返”等显著特征的补充语素“开”、“近”、“回”通过语义复现以凸显显著特征的整合,使由它们构成的补充式复合词在语义上产生了羡余现象。由此可见,认知上的“图形——背景”模式是补充式复合词羡余现象产生的根本途径。

三、小 结

人的经验和认知能力与语义的形成和运用密切相关,现代汉语补充式复合词羡余现象同样有着历时的发展原因和共时的认知规律。^[5]通过考察,我们认为人类认知上的完形感知能力是补充式复合词羡余现象产生的基础,认知上的“图形——背景”模式是补充式复合词羡余现象产生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 [1] 冯胜利. 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修订本)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7.
- [2] 崔希亮. 语言理解与认知 [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1: 295.
- [3] 何九盈、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讲话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0: 27.
- [4]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148.
- [5]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81.